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八

武功部二十三 鼓 金鉦 鐃 鞞 鐸 角 甲 兜鍪 盾

鼓一

增毛詩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又曰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又曰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左傳曰凡師有金鼓曰伐無曰侵 風俗通曰鼓者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周髀曰萬人之將執大鼓 吴

子曰教戰之令勇者持金鼓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尉繚子曰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　又曰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鶩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　又曰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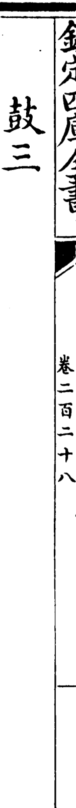
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
衛公兵法曰諸大將置鼓四十面于總管給鼓十面營
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　通鑑唐紀注曰鼓角將掌軍
中鼓角者也　溪蠻叢笑曰麻陽有銅鼓如大鐘長箭
三十六乳重百餘斤

鼓二

增韓子曰吳使沮衛麼融犒於荊師荊將軍曰縛之殺
以釁鼓衛曰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

也戰之時臣使鼓不鳴因不殺　後漢書岑彭傳曰光武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說乃貰歆注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于其下　唐書段秀實傳曰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　又郭子儀傳曰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　通鑑唐紀曰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尚結贊營殺數百人吐蕃

追之遊瓌陳於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又曰王建遣族子宗裕等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孔帖曰馮子猷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



鼓三

原震山 動川 王昶檄江南文云羽騎迅逝步卒星陳鳴震山之鼓張蔽天之旌 杜預云朱旗炫日金鼓括天上耀三光俯動九川

聲氣 一耳 左傳云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呂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

龍頭 馬上 樂録曰鼓吹有龍頭大㭊中鼓獨揭小鼓皆有品秩天子以賜臣下及軍旅用也 周禮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執也

枹鼓 警鼓 枹一作桴謂擊鼓物也在村墅曰枹鼓在邊徼曰警鼓

增六鼓 七鼓 周禮曰鼓人掌教六鼓以賁鼓鼓軍事 司馬法曰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蕪齊

讙山 達旦 唐書郭子儀傳子儀遣張

知節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讙山　八編類纂曰粘沒喝至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

虓氣　潰瘖　唐書張介然傳曰介然守陳留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士聞鉦鼓聲皆虓氣不能授甲　又李嗣業傳曰嗣業與郭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瘡潰血流數升卒

銀裹　金帖　八編類纂曰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狠最為邊患世衙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而去遂為所擒　唐杜甫詩曰金花帖鼓腰

坐鼓　臥鼓

說選遼志曰宋真宗時遣使往遼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鵞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遶泊驚鵞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馬國主皆佩金玉錐號殺鵞鵈鴨錐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縱飲酒醉以此為樂　記纂淵海引祭彤傳曰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卧鼓邊亭滅烽幽障

原行軍給　進軍間

樂令諸道行軍應給鼓角者三萬人以上給大角十四具大鼓二十四面二萬以上角八具鼓十四面萬人以上角六具鼓十面不滿萬人臨時量給軍三分減　陳書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

增制有三　節不一

唐六典武庫令曰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注銅鼓蓋南中所製軍旅之間復有鐃鼓

馬溪蠻叢笑曰鼓之節不一有暗箭鼓集人鼓鵂設鼓饗客亦以此遠近聽以為準酒酣少有參商則鼓聲

隨變終席無他者名客鼓

聞百里 設數十物類相感志曰黃帝以靈夔為鼓聲聞百里 弇州史料曰韓雍晉都察院右都御史軍門設銅鼓數十

原為五兵長 正三軍衆京房易占曰鎮星於兵為鼓於經為易易為五經首鼓為五兵長 淮南子云剥牛皮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于軛也

動作必擊 遠近相聞黃帝問元女兵法云出軍行將動作必擊鼓以先聲聽其音也知兵之強弱也 呂氏春秋云周宅酆鄗近犬戎與諸侯約為高堡於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天子欲褒姒之笑因數擊鼓諸侯兵數至而無寇後戎寇果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

鼖鼓鼓軍 鼛鼓戒夜周禮鼓人職云以鼖鼓鼓軍事鄭注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 又曰凡軍旅夜鼓鼛鄭注云鼛夜戒守鼓也司馬兵法曰昏鼓四

通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晌

歐血不衰　流血未絕

左傳簡子伏弢歐血鼓音不衰詳攻戰　又郤克傷矢流血未絕鼓音詳攻戰

戰鼓不起　鼓音不徹

李陵別傳曰陵與單于戰數日拒山谷中連戰數敗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虎鈐經戰候篇云臨戰之時聲鼓之音鳴于常者勝候也聲鼓之音重濁不徹者敗候也

將以釁鼓　不以釁鼓

左傳云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　又曰晉先軫問秦囚公曰吾舍之矣先軫怒公使陽處父追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死且不朽

聲以和軍　瑕如積環

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教為鼓而變其聲用 鞞人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注革急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王執侯執 周禮曰王執路鼓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短聞遠聞 短聞遠聞詳見上

增鼓無退聲 國語靡笄之役張侯御曰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

鼓不能聲 唐書薛萬均傳曰萬均從圍梁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

公主身執 **夫人親執** 唐書平陽公主傳曰公主薨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耶宜用之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在鎮江與兀术戰梁夫人親執桴鼓

隤丸擿鼓

置樓懸鼓 漢書史丹傳曰元帝置鼙鼓殿

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注隤下也擿投也　北史李崇傳曰元魏孝文以崇為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刼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諸村聞鼓皆守要害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害悉有人伏盜發便擒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鼓四

原鍾鼓必備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伐宋令三軍之鍾鼓必備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伐備鍾鼓聲其罪也

將之耳目 唐子曰將勿離鼓旗鼓旗者將之耳目也

習經枹鼓之間 虞翻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

誤鳴進鼓 晉書桓溫傳曰溫伐蜀李勢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悞鳴

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

食鼓皆盡通鑑唐紀曰秦宗言圍荆南二年張瓌嬰城自守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鼓五

增詩宋楊文公談苑載禰衡鼓歌曰邊城晏閑漁陽摻

黄塵蕭蕭白日暗　唐杜甫詩曰春風入鼓鞞

增頌唐楊炎聖德頌曰金鼓一振天地徘徊

增表唐栁宗元獻平淮西雅表曰金鼓一動萬方畢臣

增銘唐盧元輔胥山銘曰錫之金鼓以號以誅

原文虎鈐經釁鼓文曰年月日某謹釁于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鼓旗之用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為度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　增唐于公異露布文曰鼉鼓騰聲而隱轔　又曰氣雄鉦鼓

金鉦一

增釋名曰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　吴子曰夜以金鼓笳笛為節　唐六典曰金之制有四一曰錞二曰鐲三曰鐃四曰鐸　字彚曰鉦鐃也鐲也鐲似小鐘鐃似鈴

有大小之異濮斗南曰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即無鉦名則鐲鐃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采芑之詩曰鉦人伐鼓　又曰軍行鉦鐸曰金

金鉦二

增筆談曰狄青在涇原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捨弓執短兵令軍中聞鉦聲一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出士卒如其教虜人大笑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大亂相蹂踐死

金鉦三

原節鼓　餙師周禮以金鐲節鼓注鐲鉦也　下見李尤銘　一耳　昭聲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夫金鼓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下見孫惠祭文　琳琅　砰磕傅元西都賦云懸旆著天鉦鏗琳琅　陸雲南征賦云戎士肅而啓行三軍分而雜沓長角哀鳴以命旅金鼓訇隱而砰磕　雷起　雷動劉劭七華云車騎雲屯金鼓雷起　徐幹齊都賦云王乃乘華玉之輅翠幄遊浮金光皎皏戎車雲布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旗虹亂　震金鼓　戴金鉦東觀漢記云段熲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拂天蔽日錚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迹彌數十里　東都賦云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　鳴以討賊

鳴則大勝汝南先賢傳王納者西平人也為門下小吏更始初賊衆大起攻破縣城納于是鳴金鼓以討賊　抱朴子曰軍始發大風甚雨起于後旌旗前指金鼓清鳴則大勝之徵也

將軍之氣

戰陣之教黃帝出軍訣云鉦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　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十三學書十五學擊劒十六誦詩書十九學孫吴兵法戰陣之事鉦鼓之教

金鉦四

增身執金鼓參佐命平陽公主事詳鼓三

大呼瘡潰李嗣業事詳見鼓三

素威司鉦詞林海錯曰張衡思元賦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琱青龍文也素威謂白虎也

瓦為金尉繚子曰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

神鉦羅浮事詳鼓三

金鉦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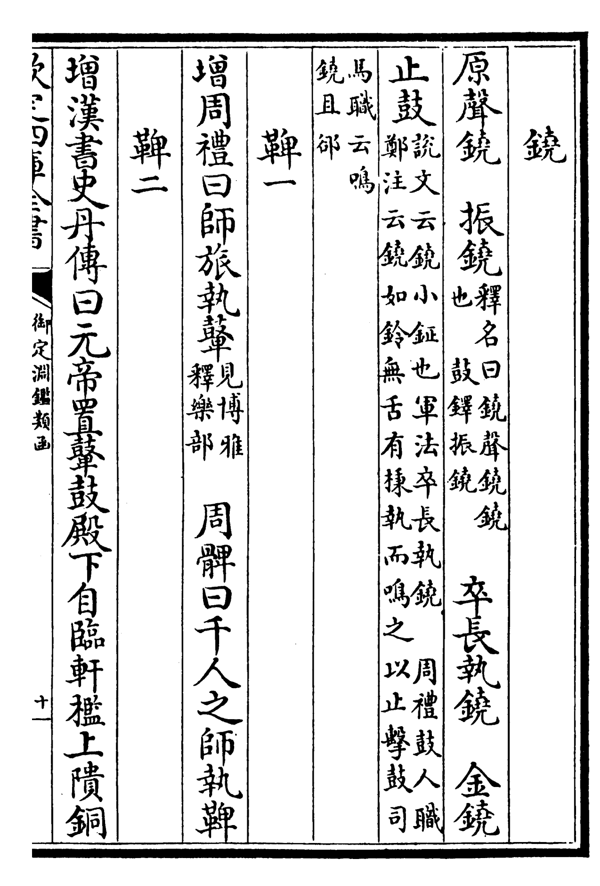
增詩魏王粲詩曰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增頌唐楊炎聖德頌曰金鼓一振天地徘徊

增表唐柳宗元獻平淮西雅表曰金鼓一動萬方畢臣

原銘漢李尤鉦銘曰申嚴號令誓飭師旅以肅紀律萬衆是聽　增唐盧元輔胥山銘曰錫之金鼓以號以誅

原文晉孫惠祭金鼓文曰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麾旗以昭其聲　增唐于公異露布文曰氣雄鉦鼓



鐃

原聲鐃　振鐃釋名曰鐃聲鐃鐃也鼓鐸振鐃　卒長執鐃　金鐃止鼓說文云鐃小鉦也軍法卒長執鐃周禮鼓人職鄭注云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云鳴鐃且卻

鞞一

增周禮曰師旅執鼙見博雅釋樂部　周髀曰千人之師執鞞

鞞二

增漢書史丹傳曰元帝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

九以鼛鼓

鞞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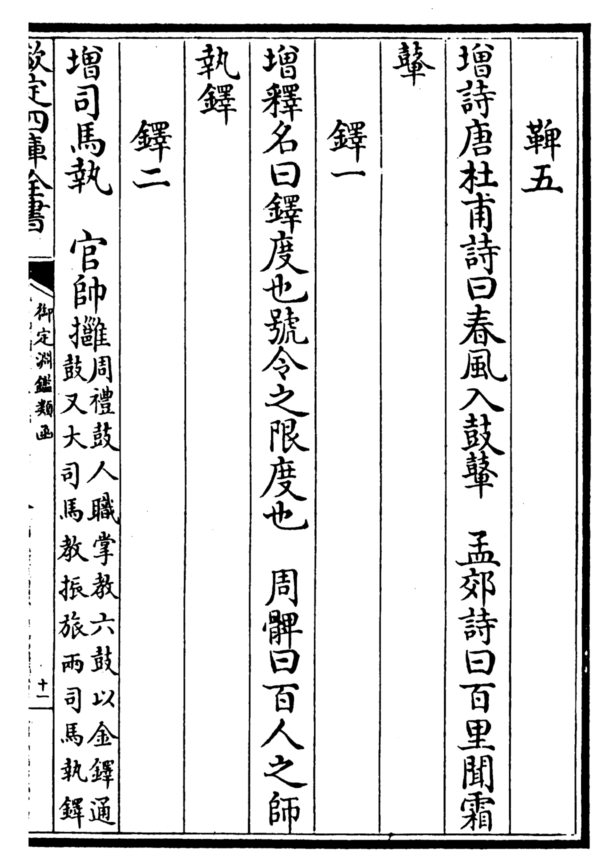
原騎鼓　助鼓說文曰鞞騎鼓也　釋名云鞞裨也裨助鼓節也　增鐘師掌

仲夏脩禮記曰鐘師掌鞞　禮記月令曰仲夏脩鞀鞞鼓　原俉作鼓鞞

嶺上鞞聲呂氏春秋詳見前鼓三

鞞四

增威耳吳子云鼙鼓金鐸所以威耳　聞聲思將帥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鞞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春風入鼓鼙 孟郊詩曰百里聞霜

鼙

鐸一

增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 周髀曰百人之師

執鐸

鐸二

增司馬執 官帥攤周禮鼓人職掌教六鼓以金鐸通鼓又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

王　國語云黃池之會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以越亂告吳王昏戒令服兵擐甲陳士卒為徹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

以事振　以聲毀　鬻子云禹之治天下以五聲聽政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為銘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文子云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消

傭耕聞鐸　校獵擁鐸　晉書石勒少時常傭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左思吳都賦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

鐸三

增**摺鐸**　詞林海錯曰國語挺鈹摺鐸以與楚王毒逐于中原挺拔也摺振也言鳴金鼓而與楚王暴戰

也

角一

增唐書百官志曰衛士六百為大角手六番閲習吹大角為昏明之節諸營壘候以進退　李靖問對曰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　衛公兵法曰夫軍城及屯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撾鼓一千槌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為

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　經異

說文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筩本細末大今鹵簿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皮為之

角二

增通鑑曰汴軍攻鳳翔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　兵略纂聞曰沐英傅友德征雲南進至白石江友德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令彼悉精鋭拒於水上而奇兵潛從上游遠出賊後吹銅角以張聲勢

角三

原一雙 三唱 晉中興書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畫角一雙孔雀旄二枚 七導云長角三唱

武士星布 龍頭 金口 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此謂亢龍角者也 陶侃表曰伏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闕輒簡選其差可奉獻金口角一雙

增 石角 金角 三國畧記曰初魏世山崩得三石角藏於武庫至是齊主入庫賜從臣兵器持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也 雜記樂志曰西戎有吹金角者銅長可二尺形如牛角書記所不載

原 出羌胡 鳴沙角 徐廣車服儀志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吹以驚中國之馬或云本出吳越 三秦記云河西有沙角山山頭頹沙則鼓角鳴 出營鳴 夜吹警

軍令云始出營竪矛戟播旌旗鳴鼓角　晉中興書云大司馬桓温屯軍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温見奏歎曰此兒真可畏也

增為龍鳴　儆鹿鳴　通禮義纂曰蚩尤帥魑魅魍魎與黄帝戰于涿鹿帝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自後軍中置之以司昏曉　葉隆禮遼志曰契丹射鹿時夜半令獵人吹角傚鹿鳴鹿既集而射之

原哀吟命旅　長鳴摧姦　陸雲南征賦云長角哀鳴而命旅　桓温與慕容皝書云承將軍厲奮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

黄墳恒響　竹嶺有聲　異苑云江都郡東界有黄公墳三所陰天恒有鼓角之響　王歆之始興記云縣西北有括竹嶺上常有鼓角聲

發冢有聲　壞冢聞聲　幽明録曰始興縣城東有冢昔有發之者垂陷而冢中有角聲震於外懼而塞之　又云晉司空郗方回葬婦

於驪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冢搆制甚偉器物殊盛冢發聞鼓角聲

有聲如吹　聞聲甚亮　史筌武昌記曰武昌有峴山欲陰雨上有聲如吹角　異苑云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陰雨常聞鼗角聲甚亮

不如鶴鳴　似兩鳳鳴　語林云陸士衡為河北督兵已被間搆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謂其司馬孫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下見谷儉角賦

常聞鼓角　樂聞鼓角　晉書曰石勒每耕作于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　宋書曰張興世父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　增

減角應笳　製角警衆　魏書曰武帝征烏桓軍士思歸乃減角為中鳴其聲尤悲以應

胡笳 黄帝内傳曰玄女請製角二十四以警象 原崤山不得鳴 沙山時有聲 盛弘之荆州記曰魚復縣崤山上有神廟其神靈驗刺史二千石經過不得鳴鼓角 異苑云涼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萬從是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爲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角四

增拔邏迴 雜記樂志曰按古軍法有吹角者此器俗名拔邏迴侯景圍臺城曾用之 作呦呦聲 宇文懋昭金志曰女直以樺皮爲角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

角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 又曰五

更鼓角聲悲壯　戎昱詩曰樓上畫角哀即知兵心苦
杜牧詩曰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長驚起
暮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李洞詩曰角聲經雨
透雲寒　韓翃詩曰吹角楚天秋　權德輿詩曰三城
曉角起轅門　劉禹錫詩曰嶧陽孤桐削為角　明陳
魯南吹角詩曰南樓吹角正黄昏城郭千家早閉門嗚
咽未成初似語淒涼三疊轉消魂　錢希哲聞角詩曰
嘹亮城頭角吹長五更聲落戍樓霜

原賦　谷儉角賦曰夫角以類推之蓋黃帝會羣臣于太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齊吟如丹蛟之翹首似雄雉之帶天

甲一

原初學記釋名曰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廣雅曰函甲介鎧也按管子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劒鎧此其始也又世本曰輿作甲宋表注云輿少康子周官函人為函犀甲七

屬音注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革堅者入支久凡為甲必先為容容為象式然後制革制其廣袤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

凡甲下飾謂之裳見左傳甲藏謂之櫜見國語甲衣謂之櫜見禮記

說文公首鎧謂之兜鍪亦曰冑臂鎧謂之釬頸鎧謂之鍜鍜

增詩魯頌曰貝冑朱綅冑以貝為飾赤綫連綴甲也

周禮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　齊語曰桓公定三革韋昭注三革甲冑楯也　詞林海錯曰左傳棠夷

三甲注吴王僚所被犝猊甲弓箭不入　漢書鼂錯上言兵事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丹陽宛陵民掘地得甲一　書正義曰經典皆言甲胄秦以來始有鎧兜鍪之名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　又尹賞傳曰被鎧扞注鎧甲扞臂衣　又郭子儀家傳曰上賜公犀甲一又賜其將明光甲　唐書兵志曰自天寶後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又李德裕傳曰德

裕徙劒南西川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銃　又李吉甫傳曰吉甫奏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　又吐蕃傳曰其鎧胄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　萬花谷曰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槌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鏁子甲十三曰馬甲　明光光要細鱗山文烏槌鏁子皆鐵甲也皮甲以犀兕為之餘皆因所用

物名馬

孔帖曰西域康居開元初貢鎖子鎧玉海曰鎖子甲甲之精細者言其相銜之密　玉海曰祥符中與馬知節議邊防命制鋼鐵鎖子甲賜之　通鑑宋紀曰女直部内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　詞林海錯曰唐書犀鎧今之水牛通謂之犀　遼史道宗本紀曰大安二年出太祖太宗所御鎧仗示燕國王延禧諭以創業征伐之難　并州史料曰北邊報警張一中上疏請易旗號盔甲皆為黃色曰黄為中央之土以剋北方之水

甲二

增左傳曰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又曰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蒍掩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盾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又曰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　又曰哀公十一年齊伐魯魯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門外五日右師從之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　又曰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鈹曰奉

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又曰吴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會稽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吾之過也若非陽虎而以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

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為君長

宋書沈文秀傳曰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兵士卒為

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鬭甲冑生蟣虱　記纂淵海

曰薛安都北征至陝下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

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紗兩襠衫馬亦去具裝

馳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

倒如是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北史傅豎眼為西征

都督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

去身頻致九捷　隋書權武傳曰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　唐書曰武德四年執竇建德降王世充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太廟　又百濟傳曰武德四年獻果下馬後五年獻明光鎧貞觀中上鐵甲雕斧帝優勞之賜帛　又高麗傳曰百濟上金髹鎧又以元金為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目　又曰曹王皐討李希烈與賊夾江陣皐勉伊慎立功以所乘馬及其鎧賜之使將

先鋒斬賊數百級　又長孫無忌傳曰突厥已盟而政亂諸將請討之帝頋新歃血不取為失機取之失信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其至乃可擊臣謂按甲存信便

又韋臯傳曰朱泚部將牛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別將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令雲光以兵俱臯迎勞先納奴偽受泚詔臯曰大使固善茍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

與其下至阜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　又王方翼傳曰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　又李聽傳曰王廷凑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取道襲之裹甲俟諸郊聽勅士櫜兵野次魏人乃安　又張介然傳曰介然守陳留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　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必賜旗甲至元膺

不給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　通鑑唐紀曰伊慎嘗從李希烈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曹王臯用慎恐為已患遺慎七屬甲詐為復書墜之境上　五代史周德威傳曰梁軍至柏鄉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發時晉兵少而梁王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

之適足為我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 通鑑

五代紀曰梁兵攻晉陽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率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内梁兵大驚引却 通鑑宋紀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氊帽督戰 遼史蕭呼爾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

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儇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呼爾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林妻薩勒札者金源郡王尼楚赫之妹天輔六年黄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討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為甲以裳為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甲三

原浴鐵　縲金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秘不發喪賊於水南北渡攻宮壘柵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鋭拒之　車頻秦書曰苻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綫以縲之

連組　被練呂氏春秋曰邾之故為甲常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高誘注曰以組連甲　左傳曰楚子重伐吳至于衡山吳人要而擊之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馬融注曰被練練為甲裏車者所服

兕革　犀皮國語曰晉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今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賈逵注曰以兕革為大甲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楨奏前廣州刺史韋朗於廣州所部作犀皮鎧六領請免朗官

纓縢

綴組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注曰纓繩甲不以組　左傳曰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以侵吳服虔注曰以組綴甲組甲漆甲也

益趙　繕京　戰國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王懼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兵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兵以伐齊也　毛詩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田國人悅而歸之

楚鮫　鄭兕　孫卿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　鹽鐵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光耀　精剛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左右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耀奪目　陳琳武軍賦曰鎧則東胡闕鞏百鍊精剛函師震椎韋人製縫元羽縹甲灼爚流光

夾陛　環宮　吳越春秋曰公子光伏甲士於私室具酒而請王僚乃被棠夷之甲三重使兵衛至

光家夾陛帶甲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　左傳曰齊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伏窟　等山　左傳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僚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與丞相以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甲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

賀吳　獻魏　吳越春秋曰句踐使大夫文種於吳曰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強救弱越使賤臣種以先人藏器及甲二十領以賀君　魏志曰景元二年肅愼國獻皮骨鐵雜鎧二十領

覆笠　蒙輪　吳志曰呂蒙約令軍中不得于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取人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　左傳曰諸侯會於相遂伐偪陽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闒茸　腸夷　春秋云闒茸之甲武王所以克商也案闒今作闒闒茸國名　越記云楚王身被腸夷之甲

筩袖

環鏁上詳注後賜箭袖見曹植表　起戎　贖過書曰惟甲胄起戎管子曰輕過移
諸甲重過贖以犀甲一戟　有幟　執胄傳叔孫氏之甲有幟幟記識也　禮記云獻甲者執
胄　執冰　被露左公徒釋甲執冰言無戰志冰箭筩可以取飲也　長揚賦云鞮鍪生蟣
蝨介胄被露汗　善斆　私置書曰善斆乃甲胄斆古料字又音僚　周亞夫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甲楯五百可葬者亞夫下獄曰臣買葬器也廷尉曰欲反地下乎不食而死　察革　袒
橐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窓眡其裏欲易眡其朕欲直橐之欲約也注窓小孔也直革剥也約卷置橐中
易易其織敗也　禮少儀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胄注云有以前之謂他贄幣也橐
甲之衣　求敵　畜兵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正義曰用則被之于身不用則坐之于地也

擅興律諸有畜禁兵器者徒一年半弓一張加二等甲一領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及弩五張絞

衷甲

左傳曰諸侯將盟于宋西門外楚人衷甲注甲在衣中　又棄甲而復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增魚甲　犀甲

彚苑詳注曰以鮫皮為甲也魚甲煙聚　晉書馬隆傳曰隆討樹機能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碍賊咸以為神

縹甲　緋甲

彚苑詳註曰白色甲也　北齊書突厥至并州帝與宮人被緋甲登城以望軍營甚整

金鎖　緑沈

彚苑詳注曰甲以縱橫金線穿之以鎖也杜甫詩曰雨抛金鎖甲　隋書張奫傳曰太祖賜奫綺羅千足緑沈甲獸文具裝

擐甲　蹲甲

左傳呂相絶秦書曰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之秦又曰晉楚戰於鄢陵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

射之徹七札以示王曰王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哉

舍甲　衿甲

又曰定公十年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駟赤謂侯犯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又曰襄公十八年晉州綽射齊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

惡衣　異物

呂氏春秋曰田贅惡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贅曰衣又有惡于此者王曰可得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甲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贅也貧貧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富厚無敵而好衣民以甲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其名又甚不榮也

下見庚翼與慕容皝

書詳甲五

蒙皁　披朱　五代史楊行密傳曰行密收孫儒餘兵數千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軍　又周德威傳曰梁驍將有陳章者號陳野乂　又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

七重　六屬　海録碎事曰鈉懸三尺鞘鎧有七重犀　又曰丈犀六屬鎧寶鈉七星光

襞氈　裹罽　唐書常山王承乾傳曰王又襞氈為鎧列丹幟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披樹扶之或至死輕者輒腐之　又李元諒傳曰元諒副李懷讓節度鎮國時兵興倉卒裹罽為鎧刻蒿為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輒郤

原桓伊藏　延壽被　晉桓伊為江州刺史家先藏甲六百領豫為表死乃上之詔衮納　韓延壽東都被甲

不可犯　不可辱　禮記云介冑則必有不可犯之色　又云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

色

增賜筩袖 著明光 宋書王元謨傳曰元謨除江州刺史明帝賜以諸葛亮筩袖鎧宋書殷孝祖傳曰御仗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孝祖 北史蔡祐傳曰周文與齊神武遇于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

元甲軍 白甲軍 玉海曰霍去病傳發屬國元甲軍彙苑詳注曰元甲鐵甲也 八編類纂曰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斗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

縲金綫 鎖蛇鱗 玉海曰符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綫以縲之 海錄碎事曰著甲鏁蛇鱗

鮫皮甲

象皮甲 通鑑宋紀曰蒙古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 桂海虞衡志曰大理

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胷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聮綴小皮片為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内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蟲獸之文如世所用犀毗器極工妙又以小白貝纍纍絡甲縫及裝兜鍪疑猶傳古貝冑朱綅遺製云

原離為甲冑　信為甲冑

周易說卦云離為甲冑為兵矢　禮記云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

扞國之器　專征之服

王隱晉書云陶侃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為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扞國之器也節下當進位俄轉湘州刺史　抱朴子云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于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竄于林薄攝生乎榛藪

古聖作鎧　介者不拜

孔融肉刑論云古聖作犀兕革鎧今有盔領鐵鎧　禮記云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也注云蓌則失容節蓌猶詐

也羨子卧切又側稼切挂也一作蹲

函人恐傷　燕人習為孟子云函人惟恐傷人碁毋遂注曰鎧甲也周禮云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鄭元注曰燕近強胡習于甲冑

革表合甲　犀兕為甲周禮鄭注云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孫卿子云楚人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

駟四介旁旁　被練鏘鏘詩云清人在彭駟介旁旁傳云清邑也介甲也左思吳都賦云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輦輦被練鏘鏘注曰俞騎引路人也輦音檻車聲練甲也鏘鏘行列

元甲耀日　元甲照路班固封燕然山銘云元甲耀日朱旗絳天傳元魏德頌云朱旗翳天元甲照路

私藏非禮　邱作非正澈甲素甲藏于私家非禮也穀梁傳曰邱作甲非正也古者有士有商有農有工夫甲非人所能為也

甲

不組縢　甲不解纍國家靡敝則甲不組縢注組飾甲及襟帶也　國語纍以盛甲言齊桓九合諸侯

增身不被甲　家不藏甲晉書羊祜傳曰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

襞紙為鎧　畫衣為甲唐書徐商傳曰商拜河中節度使置備征軍凡千人襞紙為鎧勁矢不能洞　隋書長孫平傳曰平為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鍪甲之象上怒而免之

帥曲沃甲　取晉陽甲左傳曰襄公二十三年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注輕兵掩晉之不備也　史記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

取甲寘門　鉡甲藏庫左傳曰楚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費無極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

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遂令攻郤氏　樂記曰武王克商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注建讀為鍵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

被甲游水　**重鎧注坡**　晉書杜曾傳曰曾少驍勇絶人能被甲游于水中凡有戰陣勇冠三軍　宋史岳飛傳曰飛出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

鎧甲華整　**器甲充牣**　唐書尉遲敬德傳曰王世充兄子琬使於竇建徳乘隋帝廄馬鎧甲華整出入軍營以夸衆敬徳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

以歸　唐書曰王忠嗣節度朔方器甲充牣

居常被甲　戰未被甲

五代史劉詞傳曰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　通鑑宋紀曰女眞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甞被甲

掛甲卸甲

五代史李守貞傳曰晉兵素驕李守貞杜重威為將皆無節制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

青縚紅縚

北轅錄曰金主設朝宣明門外直至朴廊皆甲士青縚甲居左旗執黃龍紅縚甲居右旗執紅龍

稱衣造鎧　請甲給袍

唐書馬燧傳曰燧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　通鑑五代紀曰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隷荊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

茗

龍運甲　綿裘代甲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　通鑑宋紀曰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會大風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蒙古以鐵甲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死軍盡沒

原夫差衣水犀　越王被唐夷　國語曰吳王夫差衣水犀之甲三千　吳越春秋云越王既已誅文種霸關東求賢士孔子閒之從弟子奏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案越絕唐夷作腸夷

邱鳩衣鐵甲　魏卒衣三屬　呂氏春秋曰趙攻中山中山有多力者曰邱鳩衣鐵甲操杖擊無不碎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漢書云魏武氏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

之弩負矢五十

增能被甲上馬　能重鎧上馬　漢書馬援傳曰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　隋書賀若誼傳曰誼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

甲四

增鳴吾君　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于囿左轂鳴車右請死為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

隱身鞍甲之中　北史李弼傳曰弼弟檦長不盈五尺䟫馬臨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宇文泰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

甲裳盡赤　又耿豪傳曰豪字令貴沙苑之戰豪殺傷多甲裳盡赤周文歎曰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何必更論級數也

惟著敝甲又王思政傳曰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破衣敝甲河橋之戰思政被重創悶絶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

四十五日不釋甲通鑑唐紀曰濮州刺史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

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又曰中使馬元賓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賓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賓于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賓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

腹中有數萬甲通鑑宋紀曰范仲淹兼知延州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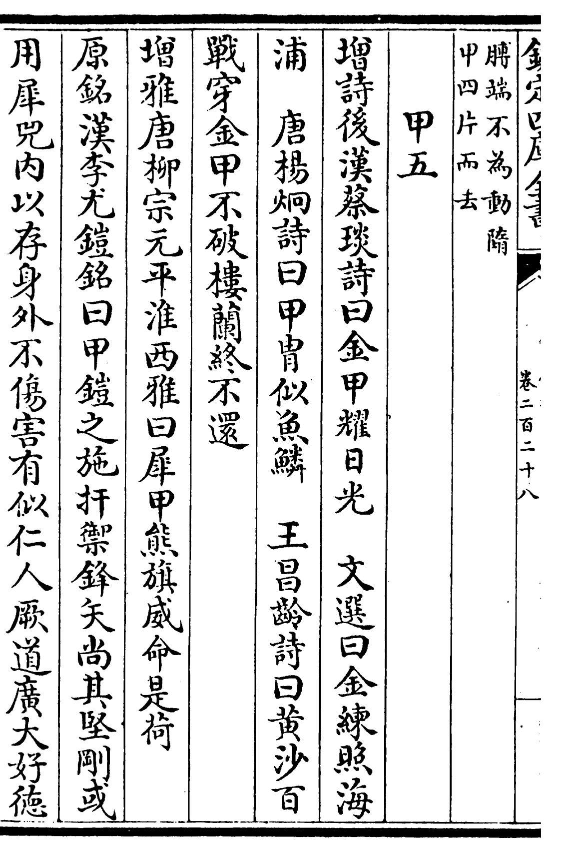
被繒綺鏤金銀通鑑五代紀曰周德威等遣騎廹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

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徳威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沽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

問甲熱 朱熹曰劉信叔順昌之勝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賊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敵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敵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鴛鴦戰襖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嘗命製軍士戰衣表裏異色令各變更服之以新軍號謂之鴛鴦戰襖

墮甲四片 兵畧纂聞曰倭賊入金山衛指揮同知侯端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且馳至衛前賊以所掠布疋旁午於途以羇馬足欲生致端端以一劒挑布以一劒斷之賊咸伏地又以長鉤鉤端著左



髆端不為動隨甲四片而去

甲五

增詩後漢蔡琰詩曰金甲耀日光　文選曰金練照海浦　唐楊炯詩曰甲冑似魚鱗　王昌齡詩曰黄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增雅唐柳宗元平淮西雅曰犀甲熊旗威命是荷

原銘漢李尤鎧銘曰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内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德

者寧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為

增令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練不與今時等也

原表魏曹植上先帝賜鎧表曰先帝賜臣鎧墨光明光各一領兩襠鎧一領環鏁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代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增戕晉殷仲堪相王戕曰奉所賜馬鎧既足以獎厲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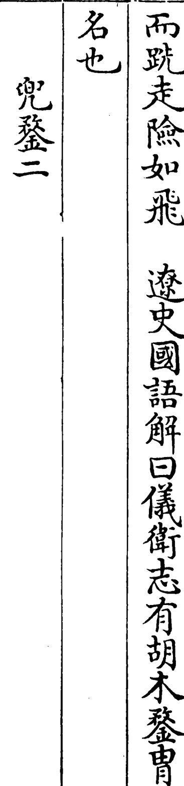
心又以光華遠任

原書晉庾翼與慕容皝鎧書曰鄧百川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異物故復致之

兜鍪一

增穀梁傳曰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豈曰以報其恥哉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執介冑而復能距敵者固非人之所貴也　家語孔子對魯哀公曰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　孔

叢子曰子髙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　虞喜志林曰宋祭酒云可以行禦者為械謂鎧甲兜鍪也　又抱朴子云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　又曰盤旋揖讓非禦禦殺之容貫甲嬰冑非廟堂之飾　又晉令曰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着兜鍪　王海曰韓延壽傳騎士被甲鞮鍪注即兜鍪也　唐書南蠻傳曰擇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



而跳走險如飛　遼史國語解曰儀衛志有胡木鍪胄名也

兜鍪二

增左傳曰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又曰晉楚戰于鄢陵郤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又曰楚白公亂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何胄國人望君如望

歲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樂資春秋後傳曰魏武侯厲衆五年秦人興師而臨西河魏士聞之介胄不待令而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後漢書袁紹傳曰紹為公孫瓚所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牆間耶　吳志諸葛恪傳曰恪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魏軍攻之恪遣將軍留贊等為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

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
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遂破魏軍
宋書柳元景傳曰元嘉二十七年北伐至陝敵多縱突
騎衆軍患之薛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
紗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㖃所向
無前當其鋒者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
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　唐書闞稜傳曰青山之戰
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

戰其徒多羙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　又馮盎傳曰番禺新興名賊髙法澄洗寳徹等授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兵破之寳徹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冑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　又薛仁貴傳曰仁貴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　弇州史料曰蔴川宣慰司任發叛命

王䮕總督軍務討之瀕行賜䮕黄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　又曰俺答之精兵戴鐵浮圖

兜鍪三

增虎皮　貝胄傳曰蒙臯比以犯陳蔡因是有虎皮胄焉　蜀隊戴貝冑被犀甲此古制也詩云貝胄朱綅謂以貝飾胄朱纓綴之也胄插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綅之象也

竹籠　藤織　通鑑注曰蠻俗無絲纊跣履荆棘不以為苦射豪豬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　桂海虞衡志曰猺兜鍪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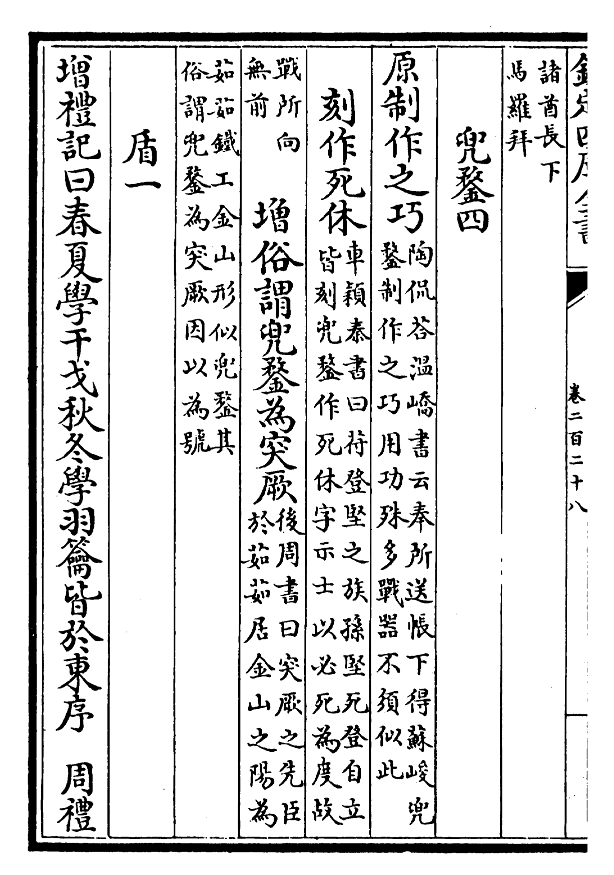
原鐵兜鍪　皮兜鍪孝經援神契云欲去惡鬼須具五刑五人持大斧著鐵兜鍪驅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近人　廣志云犬戎皆以朱漆皮作兜鍪

懸魚門 生蟣虱 左傳云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韓子云天下無道攻戰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

上隴被 神亭得 東觀漢記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武中矢傷 獻帝春秋曰孫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卿神亭之役若為卿先何如慈曰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吳志曰慈與策戰于神亭策得慈兜鍪

增生貂蟬 易進賢 南史周盤龍傳曰盤龍形甚羸而臨軍勇果後復表年老求解職還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干寶百志詩曰關鞏代縫掖兜鍪易進賢

免冑入狄師 免冑示回紇 左傳曰晉侯敗敵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唐書曰郭子儀免冑示虜回紇



諸酋長下馬羅拜

兜鍪四

原制作之巧陶侃答溫嶠書云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鍪制作之巧用功殊多戰器不須似此

刻作死休車頻春書曰苻登堅之族孫堅死登自立皆刻兜鍪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為度故戰所向無前

增俗謂兜鍪為突厥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

盾一

增禮記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周禮

曰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　漢書鼂錯傳上言兵事曰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盾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龍魚河圖曰盾名自障　又夢書曰夢得鑲盾憂相負也

盾二

增後漢書袁紹傳曰紹討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强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

楯下一時同發攢軍大敗　魚豢魏畧曰鮑出遊俠興平中三輔亂出母為賊所畧出攘臂結衽獨持盾追之行數里及賊殺數十餘人賊乃解還母　吴書曰中州擾亂魯肅欲南徙江東州追騎至肅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宋書宗越傳曰夏侯穆擢越為隊主蠻有為寇盜者使越討伐征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得買馬　宋畧曰寧朔將軍益州刺

史劉豪少工刀楯勇冠三軍　南史王洪軌傳曰洪軌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帝曰我自有盾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　唐書李密傳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迮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矟蹙之密軍卻又高麗傳曰李勣圍遼東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舂之通鑑元紀曰劉國傑討宋降濟及蛇節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

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　兵畧纂聞曰陸完討山東盜劉六劉七等賊據山巔矢石雨下副總劉暉等引所部力戰戴盾踞行奪其險賊墜死無算

盾三

原敗敵　陷虜　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紫櫓一作楯大盾也

釋名云盾遯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遯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于吳為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須盾本出于蜀須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于羌也約脅而鄒者曰陷虜言可以陷破虜敵也今謂之曰露見是也

扞

身

贖罪 說文曰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輕罪贖以鞼盾一戟鞼盾綴革有文如績也

蒙伐 犀渠 詩云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傳云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左傳注云犀渠楯也

金革 木絡 陶侃表曰奉獻金革大羌盾五十青陵金革盾五十 釋名曰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以縫編板謂之木絡

步盾 木盾 又曰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 又曰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也

犀盾 龍盾 以犀皮作之曰犀盾 畫龍于盾

增

中瓦 磨鼻 左傳曰魯及齊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泄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注瓦盾脊朐車軛輈車轅匕矢鏃也

孔帖曰劉禹錫為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常磨墨于楯鼻

木薦　碧綾

漢鼂錯上言兵事曰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注曰木薦以木板作如楯　謝尚餉揚征南書曰五尺金斷頭刀一口碧綾車中盾一番

虎頭　馬頭

北史曰後魏蠕蠕犯塞以任城王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馬初不見虎頭盾若令舞盾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驚而前大破之獲其兇首　玉海曰元魏以馬頭盾破蠕蠕

原時之所寶物　莫能陷

物理論云古有阮師之刀蘇家之敝皆為良工利器時之所寶貴也夫刀者身之寶也敝者身之衛也案敝音伐即盾也或謂之干　韓子曰人鬻矛與盾者譽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詳矛

餘竹為盾　編荆為盾

世語云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

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以為竹甲盾而未顯其言馳使問楊德祖德祖應聲而答與帝意正同衆服其辯悟　元晏春秋云皇甫謐年十七未通經史編荆為盾執枝為戈

行者蒙盾　敗北

蒙盾　魏志云袁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曹公亦于内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盾衆大懼　異苑云河南褚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倡言可各持兩盾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為及敗北拋戈棄甲兩手各持一盾蒙首而奔

鑿齒持盾　虎彌執盾

山海經云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盾戟郭璞曰鑿齒人類齒如鑿長五六寸　左傳云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右執盾左拔戟以成一隊

增擁入軍門　傳于西烽

史記項羽傳曰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王項王即日留沛公與飲亞父令項莊拔劒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交戟

之衛士欲止不内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孔帖曰揚炎聖德頌強弩堅楯齊傳于西烽之亭

逢萌擲盾　典韋棄盾　後漢逢萌傳曰萌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盾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耶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注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　魏志典韋傳曰太祖與呂布戰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盾但持長矛撩戰

韋朗造盾　伯珪煮盾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並任虐法暴濁是彰於州所造牙盾三十幅朱畫青綾盾三十五幅請以見事追免朗前所居官　英雄記曰公孫伯珪追討邱力居等于管子城兵乏食馬盡煮弩楯啖食之

鸞鳥戴盾　刑天舞干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鳳鳥鸞鳥皆戴盾　詞林海錯曰陶詩精衛衘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

猛志故常在注刑天獸名口中好銜干戚而舞淵明切嵩基賊故是其一片雄心

板案類盾

磨盤為盾

潛夫論曰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盾廸遽擾攘未能相持兵器纂聞曰隆慶時賊寇界嶺我兵禦之歘東風大作而南角不戢人爭避之賊乗虛入三十步許揮僉李文急拔其纛大呼曰若輩不隨我守南角事寧軍法不貸然隨行者僅百餘人矢如雨莫能立乃取空舍磨盤為楯竪於壘旁衆始稍㞐足設大砲壕外連發中百人賊圍解而去

縛盾以度

唐書哥舒翰傳曰軍爭濟至縛矛盾乗以度喧振天地賊乗之奔潰畧盡 兵畧纂聞曰傅友德沐英征雲南與達里麻阻水而陣將濟師達里麻驚懼急撤陣後軍禦之水上軍覺之心動而陣亂英乃拔刀麾兵以濟士

蒙盾而渡

有猛而善泅者數百人皆蒙盾而渡以長刀仰砍岸上軍却我軍畢濟

盾四

增買尚方盾 漢書周亞夫傳曰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

銅盾製佛光 王琰冥祥記曰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泰始中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營浦縣敬叔時過有旃檀製以為像像將就而未有光材敬叔意願甚懇而營索無處恍几微睡見沙門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銅楯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苦求可得也敬叔寤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楯何氏云實有此盾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具說所夢何氏驚奉以製光

楯上磨墨 梁荀濟曰大丈夫當於楯上磨墨作檄

裂衣包盾 詞林海錯曰輿服雜事楚漢會于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包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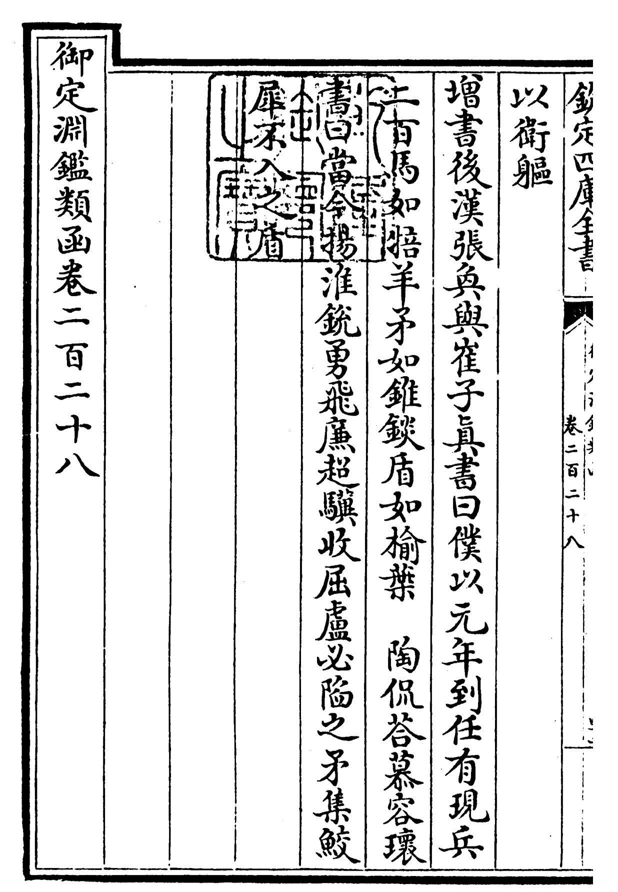
敕去盾

郭唐書崔義元傳曰義元為婺州刺史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義元發兵自統衆繼之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郭者義元曰刺史而有避耶誰肯死欶去之由是衆為用

盾五

增賦漢揚雄羽獵賦曰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　晉左思吴都賦曰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注榮楯要以白碧鏤以黄金狀類龍蛇捷獵次第貌　又曰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原銘漢李尤盾銘曰吴旂魯畝戎兵特須進則避刃爰



以衛軀

增書後漢張奐與崔子眞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現兵七百馬如牾羊矛如錐鍭盾如榆葉　陶侃荅慕容瘣書曰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驤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鳴謙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武功部二十四 鞍 轡 鞭 勒 鑣 羈 障泥 珂 柝 鹿角 攻具

鞍一

原初學記曰說文曰鞍馬鞁具也鹽鐵論曰古者繩鞚革鞮皮薦而已其後代以草鞍鐵鑣而不飾其後乃有鏤衢鞍紫茸題高橋鞍魏百官各有紫茸或有金銀翠題頭高橋鞍一具毛之飾永昌記曰文帝泰王金銀鞍加翠毛之飾又有障泥障汗亦曰弇汗䩨尾

珂亦從鞍以為飾鹽鐵論曰今富者罽繡弇汗䩍䰄百官各有赤茸珂石罽尾一具服虔通俗文曰凡勒飾曰珂　增太公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　吳子曰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

六景曲記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啟封境以封秦犨鞍授鞚假驥他人欲無陵已其可得乎

桂海虞衡志曰蠻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鐙鐙之狀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鞦鏇木為大錢纍纍貫數百狀如中國騾驢鞦

鞍二

增漢書李廣傳曰廣從百騎遇匈奴數千騎令皆下馬解鞍匈奴怪之弗敢擊　唐書和逢堯傳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堯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可汁乃貪金而不貴信耶　又郭英乂傳曰英乂拜劍南節度使肆志無所憚教女伎乘驢

擊毬鈿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　通鑑宋紀曰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鞍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　遼史曰遼主納后儀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

鞍三

原鏤衢 金梁 三輔決錄曰平陵公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怯以鏤衢鞍遺奮從貸五千萬下見劉義恭金梁鞍啟 懸柱 照人 魏志曰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沖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沖曰俗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齧況懸柱乎 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等樂一驅乘雙駁鞍馬照人

白龍驤自動作 紫茸 翠毛 並詳前叙 賜桓 迎魯 東觀漢記曰永元元年西謁園陵桓郁為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即先還孫權大請諸將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 賜趙 遺孫 司馬彪漢書曰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下詳鏤衢注 琉璃 玫珂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

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光照十丈又武帝得貳師天馬造玫瑰石為鞍

無飾　誤取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時諸王入朝問起居上望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以白太后各賜錢五百萬　漢書曰許廣漢昌邑人時為漢昌邑王郎中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馬發覺罪當死有詔下蠶室

增鐵瑕　青玉

晉書載記劉曜傳曰隴右陳安叛曜使平先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矛安棄馬走斬之隴右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驃騮驄交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　崔豹古今注曰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塗金　煖玉

詞林海錯曰雲仙雜記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歸月鞴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鞁中秋則玉龍蔥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鐙除

日則藥玉鞍每節日則餵馬以明沙豆薔薇草韻府羣玉曰唐寧王有煖玉鞍冬月可暖　隱身

置槍　隱身鞍　北史李弼傳曰弼弟㯹長不盈五尺跨馬陷陣之中敵見曰避此小兒　通鑑五代紀曰王彦章驍勇絶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　寶鈿　紅繡

唐書王難得傳曰難得為河源軍使吐蕃贊子郎支都者恃驕敏乘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閒暇無敢校者

北轅録曰宋遣使賀金國生辰入見金主時殿廊之西馬有鞴紅繡鞍者數疋乃高麗所進　結珠

獻玉　通鑑宋紀曰南漢主劉鋹性絶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　宋史曰太祖時沙州節度使曹元忠瓜州團練使曹延繼等遣使獻玉鞍勒馬　原挂長林　發高獄　謝惠連詩曰挂鞍長林側飲馬

修川湄　劉琨扶風歌曰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增賞戰士　賜近臣　唐書肅宗
廢后張氏傳曰初建寧王倓數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
七寶鞍賜后而李泌請分以賞戰士倓助泌請故后怨
卒被譖死　宋史曰太宗四年賜
扈從近臣鞍馬衣服金玉帶有差　氣如火　光照衢
詞林海錯曰天寶遺事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
用之雖天氣嚴寒而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　下詳見
青玉　禄勝貢　國珍獻　宋史曰真宗時回鶻可汗禄
註　勝貢玉勒鞍名馬寶器願以
兵助討繼遷　典故紀聞曰太祖為吳王時方國珍以
金玉飾馬鞍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
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
他寶玩非所好也卻其獻　原青蓋金鞍　白馬銀鞍
張華詩曰青蓋覆金鞍　述異記　刀斫馬鞍　手舉
乾羅見神乘白馬銀鞍自天而降

馬鞍吳録曰孫權駐軍宣城有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忽已交左右賊以刀斫中馬鞍得衆將擁衛而脫 魏志云許褚從討韓遂馬超于潼關太祖與褚留南岸斷後超步騎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宜去濟船船重欲没左手舉馬鞍蔽太祖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

增呼延作字

李泌請分文公談苑曰李朝呼延贊以武勇為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徧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反其脣内亦刺之鞍韉兵仗皆作其字 下詳見賞戰士注

據鞍顧眄

據鞍馳騁後漢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光武愍其老未許之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後魏書曰畢衆敬年七十鬚髮皓白而氣力未衰據鞍馳騁有若少壯

解鞍礪鏃

解鞍潰圍五代史曰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

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為公一戰乃解鞍礪鏃凴髙為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勿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　南史周文育傳曰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為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

出

上馬墮鞍　中箭徹鞍韻府羣玉曰孫權使嚴畯鎮京口畯辭因試畯騎上馬墮鞍乃聽之人嘉其實讓　晉書毛寶傳曰寶救桓宣兵敗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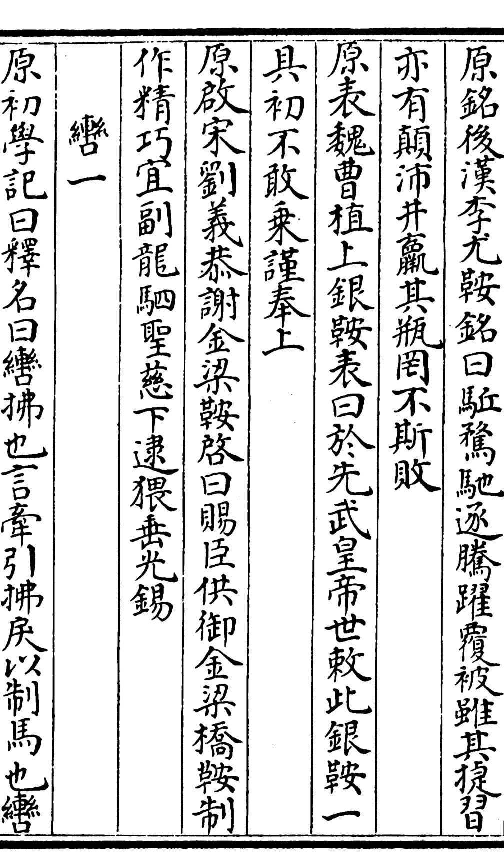
鞍四

增身不離鞍劉備曰往時身不離鞍髀裏肉消　取髑髏著鞍魏略曰五官將知王忠昔嘗噉人時因從駕出行令取冢間髑髏著忠馬鞍以為嬉戲　手執鞍橋倒立

馳騁後魏書曰傅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不罷壞鞍唐書裴行儉傳曰行儉有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壞鞍不加罪 馬鞍為壘兵畧纂聞曰都督抗雄鎮寧夏一日以數騎出值賊稍衆公令悉下馬取馬鞍為壘跪射賊退解衣服中落血塊如盃盞中飛矢不自知也

鞍五

增賦晉傅元馳射馬賦曰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珥采鮮 周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控玉勒而摇星跨金鞍而動月摇星挾矢也動月張弓也



原銘後漢李尤鞍銘曰駈騖馳逐騰躍覆被雖其捷習亦有顛沛井羸其瓶罔不斯敗

原表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世敕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乗謹奉上

原啓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錫

轡一

原初學記曰釋名曰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

之為飾有銜勒鑣羈韁鞚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御之也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鑣包也在旁包歛其口也羈檢也所以持制之也韁韁也繫之使不得出韁限也韁亦曰靮故埤蒼曰靮馬韁也鞚控制之義通俗文云所以制馬曰鞚夫轡之於馬也猶人君以吏之御人也故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

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定矣

轡二

增北史崔暹傳曰齊神武高歡如鄴羣臣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受轡

轡三

原令舍　犯軷　周禮曰挈壺氏挈轡以令舍鄭司農注曰懸轡於所當舍止之處　又大馭掌

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
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 如濡 沃若 毛詩曰我馬維
駒六轡如濡 又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在手 正身 又曰駟牡孔阜六轡在手 家語曰
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君政 臣祿 又曰閔子騫為費宰問政于孔子孔子曰君者人也
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淮
南子云權衡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銜轡矣
千乘弭 百馬齊 班固東巡頌曰乘輿動色羣后屏氣萬騎齊鑣千乘弭轡 魏明帝
善哉行曰百馬齊轡御由造父 令制下 禮齊人 孔叢子曰夫子云政令者人君之銜
轡所以制下也 又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
齊之以刑而猶弗勝何禮之齊也孔子曰禮之齊人譬
之於御則轡也 奔馬委 上車攝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
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

敖者奔馬之委轡也無敖者痓疽之礦石也淮南子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為齊整

挈壺懸　大僕執　上詳令舍注　百官春秋曰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光武東京郊祀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侍中參乘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于手應之于心

增授轡而射　枕轡而寢　左傳曰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又曰襄公二十五年崔杼殺齊君閭丘嬰與申鮮虞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

轡四

增執轡三失莊子盜跖篇曰孔子聞跖言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

按轡躡後唐書李密傳曰密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

親執轡䇶又張易之昌宗傳曰昌宗興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凡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顔色親執轡䇶

攬轡便辟又白孝德傳曰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挑戰李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左右以孝德對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絶河半濟僕固懐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

轡五

增詩唐李賀相勸酒詩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扶馬蟠桃鞭注烏日烏也扶音叱扑也

原銘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銜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鞭一

原初學記曰鞭策箠皆馬檛之名說文所謂驅者也古者用草以朴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草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也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

馬腹此則施之馬也其後以竹代草又策䇲二文又並從竹蓋因驅策䇲轝之義以立名也漢書婁敬曰周太王以狄伐杖馬䇲去居岐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則其事也　增莊子曰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史記秦始皇紀引過秦論曰執捶拊以鞭笞天下　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太丙之御也除轡舍銜去鞭棄策軍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　說苑曰木馬不能行

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又杜夷幽求曰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箠而自至　通鑑曰唐舊儀每日尚乘以廏馬八疋分為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宫門外俟仗下即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遼志曰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聲　桂海虞衡志曰蠻鞭刻木節節如竹根朱墨間漆之長繞四五寸其首有鐵環貫二皮條

以策馬

鞭二

增左傳曰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宏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 漢書李廣傳曰廣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因抱兒鞭馬南馳数十里得其餘軍 吳志魯肅傳曰曹公破

走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門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咸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
又陸遜傳注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撤軍將退兵已上道
權與呂蒙蔣欽凌統等在後張幔飲食畢悉當發魏將張遼帥六七千人奄至圍数重權乗駿馬上津橋橋南

已見徹文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搉持鞭緌鞚利于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成都王頴誅黄門孟玖於是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皆懼奔國琅邪王睿又將出馬而徼禁甚密頴又先下諸津禁止諸貴人至河陽乃見拘馬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長官禁貴人而爾見拘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歸國　唐書韓思復傳曰思復轉汴州司户仁恕不行鞭罰　通鑑宋紀曰吳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

笳鼓競奏轔轢雜襲𡠗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清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謀由是而汝　詞林海錯曰列仙傳王暉種黄精虎為之耕出入亦乘虎鞭策如乘馬　說淵王賈傳曰賈有異術嘗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内有兩龍請同觀之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為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

黑各長數丈見人沖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

鞭三

原楚令　秦謡　左傳曰楚靈王使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預注曰執鞭以教令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時關中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虜

李銘　曹賦　李尤馬鞭箠銘見後　魏文帝臨渦賦曰建安十八年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東園遵渦水駐馬書鞭為臨渦賦

持鐵　埋銅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王敦謀害王澄而澄衆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　吳會分地記曰六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則埋之上生馬

箠句踐遣使者取從南社種之飾為馬箠獻于吳

執鞭　投策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對楚子曰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公羊傳曰陽虎將殺季孫於蒲使臨南御之至孟衢臨南投策使楊越下取策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

齊人　數馬 孔叢子曰刑以齊人譬之以御則鞭策也　漢書曰石慶為太僕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

馬箠　驅鞭 上詳前叙　魏百官名曰驅馬鞭二枚

拄地　指天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有二老翁相對樗蒱遂造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其馬骸骨枯朽矣　宋書曰義旗起桓元戰敗將出奔胡番提元馬鞚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捨此歸可復得乎元直以馬鞭指天而已

齊刑　占夢 上詳齊人注　夢書曰占夢得鞭策欲有使也

越銅　晉金 上詳埋銅

注帝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姥云去已久矣

增世說曰王敦在姑孰晉明帝出看敦覺追帝

枚數　鞭算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晉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注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

唐書劉晏傳曰晏每朝謁馬上以鞭算

著鞭　留鞭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祖逖與劉琨中夜而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于中原後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我著鞭耳

詞林海錯曰天寶遺事姚元崇牧荊州三年受代吏民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韂皆截留之以表瞻戀

剪水　蟠桃

上詳前轂三　下詳前轡五

原飾珊瑚　施象牙

涼州記曰咸寧二年癸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

張華輕薄篇曰横簪刻瑇瑁長鞭施象牙

增擊亭長　督生徒

漢書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

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
唐書陽嶠傳曰嶠好學喜誘勸後生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

捉青柄　**見錦囊**　異苑曰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提青柄馬鞭云如汝可教便隨吾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祕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　劉義慶幽明録曰廣陵韓咎字興彦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于尋陽還營下馬覺鞭重見有緑錦囊中有短卷書着鞘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或神呪經

擻髑髏　**鞭䯊䯊**　莊子曰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擻以馬箠因而問之　下見元稹詩詳鞭五

調四馬　**笞八極**　鹽鐵論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四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　又曰秦攝利銜以御宇内執脩箠以笞八極

賜特勒 貺建封唐書薛延陀傳曰太宗時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 唐書張建封傳曰建封來朝還鎮德宗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歳寒弗渝故用此爲貺

原以鞭藏刃 以鞭示騎江表傳曰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信任太過張嶷書戒之曰昔岑彭來歙咸見害于刺客明將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持節行酒醉魏降人郭脩以鞭藏小刀刺禕數日而薨 晋書云王敦將舉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也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帝僅而獲免

增

樹致富 投江斷流晋書淳于智傳曰上党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智卜之曰君舍東北有

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数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璦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数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病者亦愈　崔鴻前秦録曰苻堅引羣臣議伐晋太子左率石越諫堅曰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舉鞭指麾　鳴鞭傳警

唐書曰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数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水陣　唐制天子視朝從禁中出則鳴鞭傳警

百步射鞭　五萬買鞭

八編類纂曰李克用父子亡入韃靼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下詳鞭五

杖馬箠下趙　挑馬箠渡河

史記張耳陳餘傳趙養卒曰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数十城　唐書封常清傳曰安禄山反常清見帝大言曰臣請馳至東京悉

府庫募驍勇挑馬筭渡河計日取逆首以獻天子壯之

鞭四

增電鞭淮南子云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騶雷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又曹植九詠曰乘逸響兮執電鞭

揚鞭市門唐書食貨志曰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疋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

玲瓏鞭又蘇頲傳曰皇甫侚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

扶王使前通鑑唐紀曰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卧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

行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

鐵鞭郎君 五代史曰安重榮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為前驅

視鞭所指 八編類纂曰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

沒下梢 脞車志曰金亮末年自製尖鞾頭極長銳云便於蹬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頭又為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梢其後渝盟犯順果為其下所戕死於江上

鞭五

增詩唐李昌符詠鐵馬鞭詩曰漢將臨流得鐵鞭鄂侯

名字舊雕鐫須為聖代無雙物肯逐將軍卧九泉汗馬不侵誅冦血神功全見補亡篇時來終薦明君用莫歎沈埋二百年　高適詠馬鞭詩曰龍竹養根凡幾年工人截之為長鞭一節一目皆天然珠重重星連連繞指柔純金堅繩不直規不圓把向空中捎一聲良馬有心日馳千　元稹詠野節鞭詩曰神鞭鞭宇宙玉鞭鞭騏驥緊總野節鞭本用鞭贔屭又云金堅無繳遶玉滑無塵膩青虵折生石不刺山阿地烏龜旋眼班不染江頭

淚長看雷雨痕未忍駑駘試　又辟州鞭詩曰劉二十八以文石枕見贈仍題絶句以將厚意因持辟州鞭酬謝兼廣為四韻枕截文瓊珠綴篇野人酬贈辟州鞭用長時節君須策泥醉風雲我要眠歌眄彩霞臨𡊮竈執陪仙仗引爐烟張騫却上知何日隨會歸期在此年

增賦晉傅元良馬賦曰鞭不得搖手不得動忽然增逝

肉飛骨踴　又馳射馬賦曰很如草戾如膠鞭裁向腹

奮尾跳尻　後周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鳴鞭則汗赭

增銘古詩紀周武王箠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蹶民劇則敗　原後漢李尤馬箠銘曰御者箠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增表魏曹植陳審舉表曰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

增文唐柳宗元鞭賈文曰富者以五萬買鞭曰吾愛其黄而澤柳子湯以濯之則邉然稭𤔡然白黄者梔也澤者蠟也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亦多矣

增晉書溫嶠與陶公書曰奉惠赤角一具及䩭鼓馬鞭鼓角既周軍用馬鞭服以周旋偃武之日乃當藏之篋笥耳　又袁宏與范甯書曰四海鼎沸天轡將移杖短策以晨征登重嶮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崐崘而舉麾

勒一

增釋名曰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　字彚曰有銜曰勒無銜曰羈　劉芳毛詩箋音義証曰轡是御者所執

者也不得以轡為勒且舊語云馬勒不云轡以勒為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鞚為轡反覆推之此為明証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為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為勒而曾無寤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子曰德法者御民之具猶馬之有銜勒也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

勒二

增晉書愍懷太子傳曰太子好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鞭瑪瑙鍾黃金勒　又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飾

勒三

原瑪瑙　金銀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

為鞍述異記云乾羅慕容廆十世祖也見神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降又說苑云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翟璜乘軒車載華蓋金銀之勒駟馬八十乘

純黑金珢東觀漢記詳鞍鹽鐵論云古者庶民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氂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騾耳銀韉韅黃金珢勒罽繡弁汗垂珥胡鮮

增馬不解勒　馬不施勒淮南子曰雁門之北狄不榖食賤長貴壯各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　宋史曰太祖少時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

勒四

增珠結戲龍通鑑宋紀曰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以獻太祖

增詩晉棗據詩騏驥伏吳坂不與伯樂俱駑馬同銜勒

勒五

豈得獨卓殊

原賦魏文帝瑪瑙勒賦曰夫有奇章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元氣喜南離之炎陽歙中區之黄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内照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灼爍其間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跱煥若羅星　增王粲

瑪瑙勒賦曰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

御世嗣之駿服表騄驥之儀則　王沉瑪瑙勒賦曰厥

象伊何如規之盈鮫鱗紆鬱白黒殊形如冰之潔如玉

之貞固乾坤之所育今匪彫鏤而自成爾乃施飾龍首

加服鸞鑣和鈴鏘鏘迴景逍遥

原序魏文帝瑪瑙勒賦序曰瑪瑙玉屬出自西域文理

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

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并作

鑣一

增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包斂其口也　爾雅曰鑣謂之钀注馬勒旁鐵　毛詩曰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字彙曰鑣馬銜也今名扇汗一名排沫

鑣二

原象鑣　鐵鑣後漢書云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楶藻梲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已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上争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草　下見鹽鐵論詳勒三註　增玉鑣　金鑣古今樂録曰明帝休成之樂歌曰玉

鑣息節金輅懷音　又文士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絕鑣　振鑣楚辭曰絕鑣銜以馳騖兮　宋顏延之七繹曰梓工飾雕輦之輿涓人進龍圖之馬敦駕則眩奪鳳蓋振鑣則圈促亟夏

飛鑣　騰鑣宋鮑照詩曰飛鑣出荊路騖服入秦川　張協元武館賦曰天子翱翔郊甸順時巡省龍驅騰鑣羽騎遊騁顧流光以按轡迴鸞旗而時幸

原龍馬揚鑣　駮馬銜鑣黄伯仁龍馬頌云揚鑾鑣兮揮紅沫之幡飄　董子曉乘輿駁馬賦云驅覩若斯氣勢雲披銜金鑣著玉羈

增六龍齊鑣　萬軫揚鑣王沈踐行賦曰六龍齊鑣鑾聲振振景動波迴天行星陳　又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士女炫衢里軒冕曜都城萬軫揚金鑣千舳樹蘭旌

鑣三

增揚和齊鑣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驪騨騮緑耳揚和齊鑣一瞬萬里

鑣四

增詩晉棗據詩眞僞各有分駑驥不齊鑣　又陶琬之詩曰我服既暉我駟既閑揚鑣警路哀籥清綿

增序宋袁淑游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榭俢幕陵墜彌阜

鑣容旆緌裦野麗雲

增誄宋殷琰宣貴妃誄曰嚴位服于旗容尚徽謚于銘

策節哀路于蕭鍾齊行鑣于轑翟
增書魏應璩與劉文達書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爲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晉桓温與慕容儁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絡而總率之矣首尾肩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羈一
增釋名曰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字彙曰無銜曰羈　夢書曰羈韁爲相要制也夢得羈韁要約士也羈

結語言往來也弊絶不用難俛仰也　淮南子曰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脫其轙音倚所以縳銜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

羈二

增通鑑唐紀曰田令孜刼僖宗幸寳雞黄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乗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乗之獨追及上於寳雞

羈三

原馬絡　馬紲說文云羈馬絡頭也　杜預注左傳云羈馬紲也

飾金在首魏曹植遊俠篇云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晉傅元良馬賦云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鏤鞍采韉織勒含華

就羈　銜羈摯虞逸驥詩曰逸驥無鑣轡騰陸從長川剪落就羈靮飛軒躡雲煙　杜夷曰銜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驥澤翹尾而馳

增鞿羈

珂羈漢書曰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後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羈而御駻馬　又杜夷幽求曰珂羈鏤絆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負羈紲　執羈靮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　檀弓

曰昔衛獻公走反于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

原路失羈絆　騎斷羈勒吳時外國傳云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舶載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為售之若于路失羈靽但將頭皮示王王亦售其半價下詳前勒二

良馬金羈　龍馬玉羈晉傳元良馬賦云飾以金羈甲以玉纓結以輕軒節以和鈴古今樂錄曰襄陽銅鞮歌曰龍馬紫金鞍翠毛白玉羈照曜雙巖下知是襄陽兒

羈四

增羈紲之僕左傳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羈靽皆有成

賈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靽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　羈紋

絆蚤杜夷幽求曰羈紋絆蚤禁其非法剗蟣屠虱求其肝胆非至精誰能知之　金銜玉羈

晉傳元馳射馬賦見鞍馬

羈五

增詩晉孫綽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為人事間　宋黄庭堅詩曰雷行山立氣深穏可柰珠韉白玉羈

增序晉孫惠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特所留心而所服

三馬一時離羈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爾

障泥一

原魏百官名云黄地金縷織成萬歲障泥一具　晉書云王濟善解馬性常乗一馬著連乾障泥杜預謂濟有馬癖　世説王武子常乗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馬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馬乃渡

障泥二

原豹皮障泥　劉繡弁汗晉書韓友廬江舒人舒縣廷掾王睦病卒死已復魂友為

笠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障泥卧上立愈下詳勒三注

增羆皮障泥

栁葉障泥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高句驪以千里馬生羆皮障泥獻於南燕燕王超大悦荅以水牛能言鳥 雲仙雜記曰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栁葉金障泥

障泥三

原惜障泥 詳前

珂一

增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隋書禮儀志曰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郭義恭廣志曰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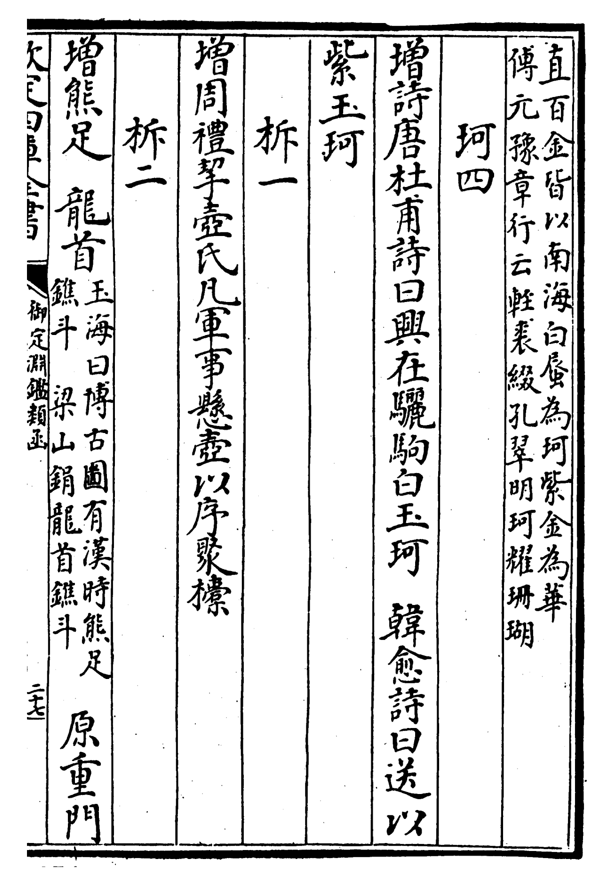
調國出金銀白珠琉璃水晶器五色珠馬珂　又曰剽刀出桐華布珂珠具艾香雞舌香

珂二

增韻府羣玉曰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每朝騶導盈巷號鳴珂里

珂三

原明珂　玉珂 傅元馳射賦云明珂景服華珥采鮮張華輕薄篇云文軒樹羽蓋乘馬佩玉珂　鏤白蜃　耀珊瑚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



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華

傅元豫章行云輕裘綴孔翠明珂耀珊瑚

珂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興在驪駒白玉珂　韓愈詩曰送以

紫玉珂

析一

增周禮挈壺氏凡軍事懸壺以序聚㯼

析二

增熊足　龍首　玉海曰博古圖有漢時熊足鐎斗　梁山鋗龍首鐎斗　原重門

擊柝　廵谷擊柝 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　張衡東京賦云廵闕擊柝于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　增刀斗持時　柝聲達旦 纂文曰刀斗持時鈴也　通鑑宋紀曰韓世忠與烏珠相拒于鎮江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　原周廬擊木柝　營陣擊刁斗 漢舊儀云中宮衛官城門擊刁斗傳五夜衛士周廬擊木柝　漢書云李廣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陣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

柝三

增擊柝相聞 通鑑唐紀曰谷從政謂李惟岳曰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凡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

必以為將滔與我擊柝相聞計其聞
命疾驅若虎狼得獸也何以當之
刀斗夜嚴 唐宣宗紀
曰披荆榛而刀斗夜嚴逐豺狼而
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

柝四

增詩唐高適詩曰刀斗更嚴軍耳目戈鋋長控國咽喉
明馮汝行聞柝詩曰野柝鳴沙岸漁燈照白波淒淒
風不定隐隐夜如何歷亂鄉心碎依微客夢多江聲還
自擊展轉動悲歌

鹿角一

增魏志李通傳曰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　晉起居注曰義熈六年築壘起城于祖浦石頭城施鹿角以禦盧循　又司馬彪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懿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鹿角二

原燒鹿角　拔鹿角 魏志云夏侯淵拜征西將軍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次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　江表傳云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孫權率衆應之使甘寧領三千人為前部督權密敕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

增鹿角車　鹿角砦 晉書馬隆傳曰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　干寶晉紀曰曹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砦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

作鹿角　補鹿角 晉宣帝教曰今日當將作四千人東為三軍作營塹壘又當將斧三百枚破樹木作鹿角塞諸鄣漏處　魏武帝軍策令曰夏侯淵今月賊燒郤鹿角鹿角本去營

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鬬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為白地將軍為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鹿角十重

鹿角五重

魏志徐晃傳曰關羽圍曹仁于樊晃擊退之魏太祖令曰賊為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竟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辛晒洛戍時與桓郎牋曰桓振武令下官將千二百掩襲營值天洪雨器仗沾濕塹廣深丈餘鹿角五重樓櫓嚴設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時不克

鹿角三

增手戰鹿角間

魏略曰夏侯霸字仲權黄初中為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圍

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

鹿角四

增表魏武帝獲宋金生表曰臣前遣討河内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迹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掩捉得生輒行軍法

原書後漢蔡謨與何驃騎書曰今令數百步内皆露見

布竹筏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耶

攻具一

增毛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朱注曰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周遷輿服雜事曰橨榲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　又衛公兵法曰以大木為

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于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又曰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陛間横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　又曰作轉軸車車上定十二石弩以鐵鉤

繩連轉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推牙上弩為七衝中衝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笴長三尺圍五寸以鐵鍱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于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捐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又曰於城下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鑿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于柱間而燒之柱折城摧謂之地道　又曰以八輪

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版屋也以版為幔立桔槹于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使趫捷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

攻具二

增後漢書朱儁傳曰儁擊黄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

山以臨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乞降　又吳漢傳曰帝時遣人視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上曰吳公差强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魏志公孫淵傳曰司馬宣王征淵進軍造城下為圍塹起土山修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　吳志朱然傳曰魏遣曹真夏侯尚等攻江陵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　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曰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悌造攻車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又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祖使慶之塞塹造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　唐書侯君集傳曰高昌不臣出討諭之不下乃刋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　又李光弼傳曰史思明攻光弼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

又曰荀非元禮守羊馬城周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鸞橦車麾兵塡塹八道並進　兵略纂聞曰徐達攻張士誠師抵平江達營葑門分兵營婁胥閶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層下瞰城中設火筩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礮風著人皆死

攻具三

原衝車　雲車　魏略郝昭見前箭篇　車頡秦書云苻萇圍襄陽作飛雲車以攻城克之

石車　神鉤　魏志云太祖與袁紹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

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為霹靂車　陳琳武軍賦序云回天軍于易水之陽迺建雲梯神鉤之具

增闘車　轒車

東觀漢記曰伯升作攻城闘車　漢書衡山王傳曰王迺使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轒車鍛矢刻天子璽

巧思　重器

王韶之晋紀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思絕人使為攻具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黨震懾城内知亡矣　又墨子曰雲梯者重器也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湯水以濟之如此則雲梯之功敗

蝦蟆　橨榅

宋書殷琰傳曰琰與劉勔相持勔用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内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復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緣隙入草火然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户曹參軍虞挹之造碻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通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曰作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生

牛皮蒙下可藏十人填隍推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攢楹車

梁麗　臨衝　莊子云梁麗可以衝城梁麗車名下詳攻具一

襄陽礮　將軍礮　八編類纂曰元西域人伊斯瑪音善造礮世祖時從攻襄陽伊斯瑪音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振天地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後每戰用之皆有功按元人始造此礮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　唐書李密傳曰密城洛口造雲旝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

鎖城法　猛火油　八編類纂曰金宗翰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　又曰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

原大木拒敵　彭排禦攻　說文曰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為機以拒敵也春秋傳曰旝動

而鼓詩曰其旝如林 釋名曰 雲梯遠

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望 墨子云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為我

雲梯取宋矣墨子乃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㵼

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般之

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 六韜曰凡三軍行師令衆

旦則有雲梯遠望

夜則有雲火萬炬 雲梯煙浮 飛梯臨雲 劉子云雲

梯煙浮魯

生之巧案魯攻宋城使魯般造雲梯 陳琳武軍

賦云具攻也則飛梯臨雲上通紫電下過三垣 增

曲項木驢 尖頭木驢 梁書曰侯景為曲項木驢攻城

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

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

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又

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

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又衛公兵

法曰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濶而上尖高七尺内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攻其城謂之尖頭木驢

雲車十餘丈 雲旝三百具 後漢書光武紀曰王尋王邑攻昆陽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数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数百里或為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 見將軍礮注

攻具四

增钁斧是其攻具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耒耜是其弓弩鋤耙是其矛戟蓑笠是其兜鍪钁斧是其攻具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九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

邊塞部一 禦邊

禦邊一

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毛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

曰歸歲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又曰戎車既戒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又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又曰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又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　尚書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增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原左傳曰晉中行穆敗狄無終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為行伍為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

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曰晉侯訓兵于稷以略狄土　春秋考異郵曰北狄之氣主生幽都　賈誼新書曰臣聞强國戰兵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國也宜以厚德懐服則孰敢不承帝意陛下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下匈奴猶振槁也　史記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髙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又曰始皇帝使蒙恬將

數十萬衆北擊胡悉取河南地因河為塞築三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因邊山險塹谿谷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漢書曰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不敢窺境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曰馬成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崔寔字子真為五原太守

整厲士馬嚴烽堠常為邊最　又曰明帝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尉治之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萬人治車師　魏志云梁習字子虞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吏民亡叛習到官誘諭招納豪右以盡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

及習者　增唐通鑑曰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牛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於上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又曰突厥寇邊朝臣請脩古長城發民乘堡障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旦夕朕方埽清沙漠安用勞民遠脩鄣塞乎　又曰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

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虚名朕不為也遂不受　又曰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懐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又曰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致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

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戸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書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宋通鑑曰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户租

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
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還流亡定
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又
曰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陜西歸上疏論兵因言
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會仲淹附王
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
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
進若秦鳳環慶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

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仁宗采用其策乃復置陜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從彦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陜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

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元紀曰世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又曰成宗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多溪峒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後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没之

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明紀曰都督顧成勦平臻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成祖永樂元年以貴安寧特賜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敝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嘉奬之

禦邊二

原出遮入保 漢書詔李陵出遮虜障 史記李牧居雁門匈奴入盜急收入保

乘障 滅烽 漢書博士狄山與張湯爭和親事上使山乘障旬月匈奴斬山頭而去 後漢書祭肜卧鼓邊亭滅烽幽障

慎守 蕩搖 左傳魯桓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又呂相絕秦書蕩搖我邊疆

紫塞 黃沙 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如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沙州記洮河西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里不生草木黃沙蕩然

雁塞 龍城 盛宏之荆州記梁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唯一處為下朔雁由此達塞故名雁塞同於雁門也 漢書單于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數蹛音帶蹛繞三林也

思啓　勸耕　左傳申公巫臣曰夫狄馬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後漢書馬援在隴西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

徼塞　甌脫　漢書隋何曰分卒守徼乘塞　又曰冬居其邊為甌脫服虔云土室也

增葱嶺　榆溪　天竺紀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犯之則風雨晦冥飛沙揚礫過此者萬無一全西河舊事其山高大生葱故名　漢書秦蒙恬闢地數千里累土為山植榆為塞威震朔漢名長榆塞

一郭　三垂　漢書張湯傳居一郭間　又曰周帀三垂

緩耳　雕題　後漢書杜篤傳注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　雕題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

屬國　禪王　漢書霍去病傳分處降者於河因其故俗為屬國　又衛青傳得右賢禪王十餘人

原秦戍卒　漢尉候　漢書鼂錯言秦時戍卒戍者死

於邊輸者債於道　又揚雄解嘲今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增銅柱界　玉門關　後漢書馬援至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　又曰班超但願生入玉門關　拂雲祠　連雲堡　唐明皇實録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　唐書德宗貞元三年吐蕃陷連雲堡　備邊庫　籌邊樓　唐書武宗會昌中李德裕置備邊庫凡諸道所助運財貨皆入焉　又曰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作籌邊樓圖蜀地形日召父老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未踰月皆若身歷　原殺牛饗士　得賞分下　史記李牧備匈奴日殺牛饗士習騎射　漢書李廣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飛將軍廣廉得賞賜輒分與其麾下　增瀚海登相　天山席箕　一統志火州地皆沙磧若遇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呼為瀚海宋史沙深

五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狀之以食
席箕一名寒蘆可為蕭古詩千里席箕草李長吉詩沙述異紀
遠席箕愁 原外鎮 中權 榆關 柳塞 漢壘 秦城

征隴右 戍雲中 羽書朝飛 烽火夕警 長征

雁塞 苦戰漁陽 博望之窮河曲 定遠之望玉關

洗兵於交河之源 飲馬於長城之窟 將軍重圍

守疏勒而井竭 都尉深入戰居延而矢窮 方叔南

征荆蠻詩人歌之列於雅 充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

著於頌

御邊三

原詩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又左延年從軍行曰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敦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鬬去五婦皆懷身　宋顏延之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秦初略揚粵漢世爭陰山地廣旁無界巖阿上虧天嶠

霧下高鳥冰沙涸流川秋飈冬冬未至春液夏不涓閫烽楛荆吳胡埃屬幽燕橫海咸飛驪絶漠皆控弦馳驛發章表軍書交塞邊接鏑赴陣首卷甲起行前羽檄馳無絶旌旗晝夜懸卧伺金柝響起候亭燧煙遂矣遠征人惜哉私自憐　梁簡文帝從軍行曰雲中亭障羽檄驚甘泉烽火通夜明貳師將軍新築營嫖姚校尉初出征復有西山將絶世爰雄名三門應遁甲五壘學神兵白雲隨陣色蒼山答鼓聲迤邐觀鵝翼參差覩雁行先平

小月陣却滅大宛城善馬還長樂黄金付水衡　又隴西行曰邊秋胡馬肥雲中驚寇入勇氣特無侶輕兵救邊急沙平不見敵嶂嶮還相及出塞豈成歌經川未遑汲烏孫塗更阻康居路猶澀月暈抱龍城星流照馬邑長安驛路書不還寧知征人獨佇立　吳均從軍行曰男兒亦可憐立功在北邊陣頭横却月馬腹帶連錢懐戈發隴坻秉淶至遼川微誠君不爱終自直如弦　陳張正見從軍行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

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雁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又戰城南曰薊北馳胡騎城南接短兵雲屯兩陣合劒聚七星明旗交無復影角憤有餘聲戰罷能披軍策還嗟李少卿　北齊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北周王褒從軍行曰兵書久閑習征戰數曾經講戎平樂觀學戲羽林亭西征度踈勒東驅出井陘牧馬濱長渭營軍毒上涇平雲如

陣色半月類城形羽書封信璽詔使動流星對岍流沙白緣河柳色青將幕恒臨斗旌門在背邢勲封瀚海石功勒燕然銘兵勢因麾下軍圖送掖庭　又出塞曰飛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塞禽唯有雁關樹但生榆背山看故壘繫馬識餘蒲還因麾下騎來送月支圖　隋煬帝紀遼東曰遼東海北翦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馬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又曰東旌仗節定遼東

俘馘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雒陽宮策功行賞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王胄紀遼東曰遼東浿水事龔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旅旋歸樂為聽凱歌聲十乘元戎纔渡遼扶濊已冰消詎似百萬臨江水按轡空迴鑣　又曰天威電邁舉朝鮮信次即言旋還笑魏家司馬懿迢迢用一年鳴鑾詔蹕發淆潼合爵及疇庸何必豐沛多相識比屋降堯封
盧思道從軍行曰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

連犀渠玉劍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追左賢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度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没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單于渭

橋今已拜將軍何處立功名 虞世基出塞詩曰窮秋塞草腓塞外鷩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隂山歸廟堂千里筞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旆拍金微摧朽無勍敵應變有先機銜枚壓曉陣卷甲解朝圍瀚海波瀾静王庭氛露晞鼓鼙嚴朔氣原野曀寒暉勲庸震邊服歌吹入京畿侍拜長平坂嗚騶入禮闈 又曰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氣塞北有游魂揚桴度隴坂勒騎上平原誓將絶沙漠悠

然去玉門輕齎不遑舍驚策鶩戎軒懍懍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霧烽黯無色霜旗凍不飜耿介倚長劒日落風塵昏　明餘慶從軍行曰三邊烽亂驚十萬且橫行風卷常山陣笳喧細柳營劒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會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　增梁戴暠度關山曰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今上關山望長安樹如薺千里非鄉邑四海皆兄弟軍中大體自相褒其間得意各分曹博陵輕俠皆無位幽州重氣本多

豪馬肥苜宿葉劒瑩鷿鵜膏初征心未息復值雁飛入
山頭看月高草上知風急笛喝曲難成笳繁響還澀武
帝初承平東伐復南征薊門海作塹榆塞冰為城催令
四校出倚望三邊平箭箙朝來動刀環臨陣鳴將軍一
百戰都尉五千兵且決雌雄眼前利誰道功名身後事
丈夫意氣本自然來時辭第已聞天但令此心此命在
不敎烽火照甘泉　唐虞世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驚
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劒寒花不落弓

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絶敵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山西將年年屬數奇

駱賓王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騎冠長城天子按劔徵餘勇將軍受脤事横行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重龜壘動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遥遥過絶國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疎勒龍鱗水上開魚貫

馬首山前振鵰翼長驅萬里讋郊連分麾三令武功宣

百發烏號遥碎栁七尺龍文迴照蓮春來秋去移灰琯

蘭閨栁市芳塵斷雁門迢遰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

行路難行路難誓令氛祲静皋蘭但使封侯龍額貴詎

隨中婦鳳樓寒　辛常伯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封狐

雄虺自成羣憑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兵徵惡少金壇

授律動將軍將軍擁麾宣廟略戰士横戈静夷落長驅

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劔閣閣道岧嶢起戍樓劔門

逶倚俯靈丘邛關九折無平路江水數源有急流征役無期返他鄉嵗華晚杳杳丘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蓋峰路濕青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絶壁千里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户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查千嵗古漂梗飛蓬不暫安捫蘿引葛陟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滄江緑水東流駛炎州丹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暎星河秦關秦塞阻煙波三春邊

地風光少五月瀘州瘴癘多朝驅疲斥堠夕息倦樵歌向月彎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凡幾度夜夜朝朝斑鬢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灞城隅滇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重陳多苦辛且悅清笳梅柳曲詎意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行路難歧路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賀

朝從軍行曰朔風乗月寇邊城軍書插羽刺中京天子
金壇拜飛將單于王塞振佳兵騎射先鳴推任俠龍韜
設勝佇時英聞有河湟容悟悟理帷帝常山啟霸圖氾
水先天策銜珠浴鐵向桑乾疊旗膏劒指烏丸鳴雞已
報關山曉來雁遥傳沙塞寒直為甘心從苦節隴頭流
水長鳴咽邊樹蕭蕭不覺春天山漠漠長飛雪魚麗陣
接塞雲平雁翼營通海月明始看晉幕飛鵝入旋聞齊
疊鳴烏聲自從一戍燕支山春光幾度晉陽關金河未

轉青絲騎玉箸應啼紅粉顏鴻歸燕相續池邊芳草綠

已見氛氳清細柳營莫更春歌落梅曲烽沈竈滅靜邊庭

海宴山空肅已寧行望鳳京旋凱捷重來麟閣畫丹青

王昌齡塞下曲曰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

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

古白骨亂蓬蒿　從軍行曰秋草馬蹄輕角弓持絃急

去為龍城戰正值胡兵襲軍氣橫大荒戰酣日將入長

風金鼓動白露鐵衣濕四起愁邊聲南庭時佇立斷蓬

孤自轉寒雁飛相及萬里雲沙漲平原冰霰澀惟聞漢使還獨向刀環泣　又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門關黄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曰玉門山嶂幾千里山北山南總是烽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蹋深山不見蹤　常建塞下曲曰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盡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　王之渙涼州詞曰黄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杜甫前出塞曰

慼慼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絶父母恩呑聲行負戈　又曰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後出塞曰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劉長卿從軍行曰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

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為吮癰者此事今人薄　又曰黄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劒已折歸鄉身幸全單于古臺下邊色寒蒼然　張籍征西將軍曰黄沙北風起夜半又離營戰馬雪中立探人氷上行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李賀塞下曲曰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城頭見千里露下旗濛濛寒金鳴夜刻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冢白秋盡見旄頭沙遠席箕愁帳北天應盡黄河出塞流　李

益從征北軍曰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向月中看　馬戴關山曲曰金鎖耀兜鍪黃雲拂紫騮叛羌旗下戮陷壁夜中收霜霰戎衣月關河磧氣秋箭創殊未合更遣在蘭州　宋黃庭堅征南謠曰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氐羌軍行不斷蠻標盾謀主皆收漢叛亡合浦譙門腥血沸晉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時坐致寇守臣今日媿芑桑又遣戈船下灘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頗聞師出三鵶路盡

是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玉湖南驅人如驅羊營平請穀三百萬祁連引兵九千里少府私錢不敢知大農計歲今餘幾土兵蕃馬貔虎同蝮蛇毒草篁竹中未論蜀粟捐金費直思瘴癘連營空我思荆州李太守欲募蠻夷令自攻至今民歌尹殺我州郡擇人誠見功張喬祝良不難得誰借前箸開天聰詔書哀痛言語切為民一洗横尸血摧鋒陷堅賞萬户塹山堙谷窮三穴南平舊時頗臣順欲獻封疆請旌節廟謨猶計病中原豈

知一朝更屠滅天道從來不爭勝功臣好為可喜説交
州雞肋安足貪漢開九郡勞臣監呂嘉不肯佩銀印徼
側持戈敵百男君不見往年瀕海未郡縣趙佗閉關罷
朝獻老夫竊帝聊自娯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
苦書稽首請去黄金車得一忘十終不忍太宗之仁千
古無　塞上曲曰十月北風燕草黄燕人馬肥弓力强
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青氊帳高雪不濕
擊鼓傳觴令行急戎王半醉擁貂裘昭君猶抱琵琶泣

楊蟠平南謡曰海南山似刀溪惡如發弩溪山毒煙中人骨水有蛟蜃陸豹虎蠻人猺賊行若飛縱火劫民殺官府溪中之水漲赤血山頭積尸變成土經年鬬戰兵已窮磔將屠城不可數官家發軍救死國萬里歡喜得時雨誅擒凶黨功德髙海水一清奏歌舞山非無險水非無阻有地不城城亦不武將民亦肉致戈戟口不能言心自苦　元宋无戰城南曰漢兵鏖戰城南窟雪深馬僵漢城沒凍指控弦指斷折寒膚着鐵膚皸裂軍

中七日不火食手殺降人呑熱血漢懸千金購首級將
士銜枚夜深入天愁地黑聲啾啾鞍下髑髏相對泣偏
裨背負八十創破旗裹尸横道旁残卒忍死哭空城露
布獨有都護名　鄭元祐出塞曰邊塵暮尤黑鬼燐出
霜草轉戰圖報國寧處骨枯槁人生無百年一斃不待
老但願土境富微軀奚足道勲業銘旂常秋天氣同杳
　明金幼孜隨駕北征曰萬乗統元戎鳴鑾出九重暖
塵生輦路晴雪照行宫旗影西山外笳聲落照中書生

懷武略須敵萬夫雄　又曰海色正蒼涼龍旂拂曙光雕戈寒映日羽箭薄凝霜城闕雲中近關山笛裏長天兵隨殺氣萬里埽欃槍　李濂戰城南曰戰城南城南白骨高嶙峋悲風四邊來冥冥起黃塵但聞衆鬼哭不知何方人有母倚閭有妻擣衣逢人問信不見汝歸年年寒食家家悲啼有夢見汝面無處覓汝尸戰城南哀復哀烏鴉暮徘徊啄腸向人飛顱箭無人取惟有蚼蟻圍嗟哉戍邊人到此莫思回　孫一元出塞曰四塞黃

雲接西征更北征飢鷹掠地去駿馬跑空鳴出磧河聲咽當關山勢橫風生聞觱篥月黑見欃槍草際髑髏語雲間燧火明旋炊白登路暗擣黑山營鼓角三邊肅熊羆萬里行提攜玉龍起擬死報明廷　唐順之海上凱歌曰偃旗休角寂無猜百丈樓船泊不開夜半賊營流天滿纔驚漢將是飛來　又曰錦紈髮子亦從軍長鬚蒼頭總策勲誰奪强王萬金首帳前齊説小郎君

增論漢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

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

析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宋何承天安邊論曰斥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隶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

歸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𢇁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並脩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

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漢魏以來茲制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制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王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殄遠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惟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　唐陸贄論備邊六失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

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并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埸寧謐矣

宋司馬光論北邊事宜曰近者西戎之過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臣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凡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為國主豈樂此而

為之哉誠以屈已之媿小愛民之仁大故也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扵界河捕魚及扵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邊鄙小事而朝廷以李中祐不能禁禦别選州將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况今民力彫敝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冦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數止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曉諭不

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若又不聽則愽求賢才增脩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强然後奉辭討之

原議漢鼂錯守邊備塞議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隂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隂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

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甞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

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礌石也渠荅鐵蒺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外蕃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皋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皋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食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

危難之地敵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增策宋尹洙息戍策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氏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

皆有成功而勞敝中國東漢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叚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嵗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嵗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数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

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廪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倘其乘我荐饑我必濟師饋餉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郡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戸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閲常若寇至以關内河東勁

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使彼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增書元陳天祥上書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不為利害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不能制亂反為亂所制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

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乗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者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乞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苟欲罷不能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乗之隙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恩威兼濟功乃易成

明楊一清上邊

事書曰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甌脫巢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陜西邊患所以相尋而莫之鮮兹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内運則陜西猶可息肩也

增碑唐呂温三受降城碑曰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

御大災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
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
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築長城右扼臨洮左
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頹為荒丘退居
河滸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
循未暇經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
會敵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
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

吒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黙啜強暴瀆鄰搆怨埽境西伐漠南空虛朔方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横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堠迭望幾二千所捐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

鷩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刀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
閑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斾提金鼓馳神筭鞠虎
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賮受厥角定保
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蹋瀚海空若寒萬里之野大
略方運元勲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
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冦
得淩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睥壘而旋吾知韓公
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戢兵和親然而軍

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
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嗣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
綏内謹經畧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聳威馴恩
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
光烈不昧銘曰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强制以全
策亘漢横塞揭兹雄辟如三鬭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
各閑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
旻秋晝纎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覩釁則動乃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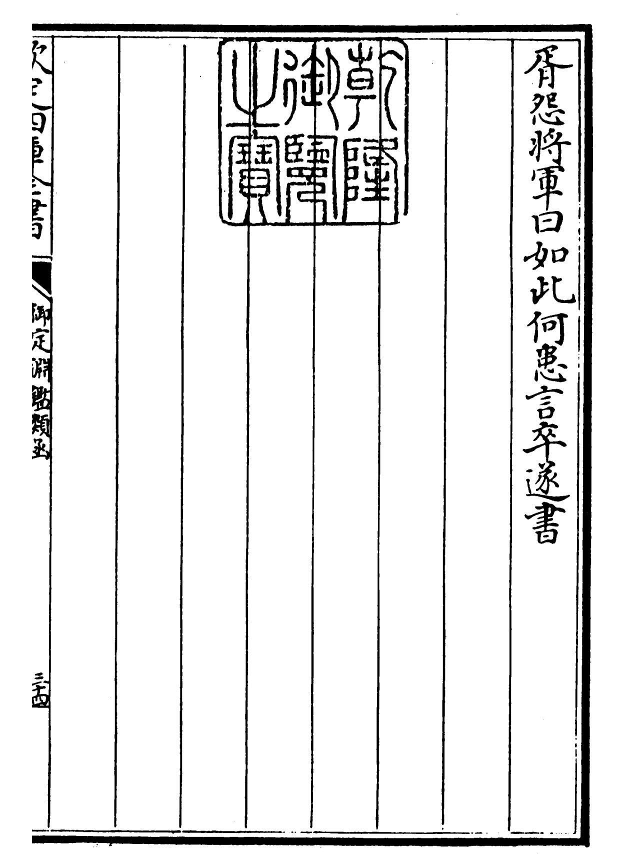
乃弔鄜平窮荒盡日所照天平未賛不策清廟我聖耀德罷扃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昌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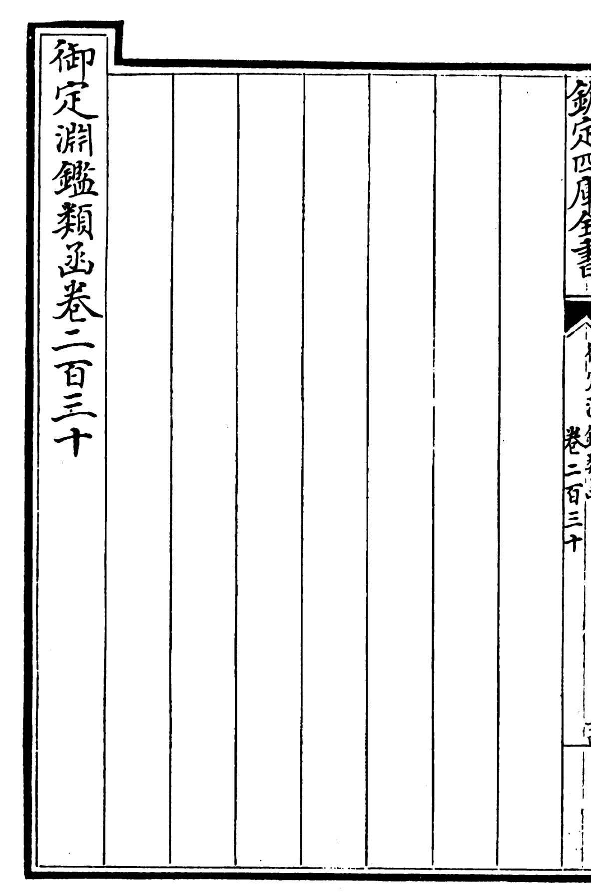
增紀事唐孫樵書田將軍邊事曰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為邊城廹於羣蠻田在實將軍刺嚴道三年為樵言曰巴蜀西廹於戎南偪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

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鬭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
矢如蟲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
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
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
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
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絶
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
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

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刧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刼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加

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邊卒將怨望之不暇能殊死而力戰乎樵曰誠如將軍言盍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


胥怨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三十